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四七三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尋人啟事

陳際通兒：（奶名金貴）離石二區石洞門村人，四一年正月參加七一七團，迄今無音信，見報希即來信寄三分區臨縣磧口信僑所交陳汝鑑收轉。　父陳汝池

王雲生 高桂蓮 二位同志：我已來山西，希見報後速來信寄臨縣磧口市政府轉中興社村公所轉綏德分區衛生部，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　高文

王秋生：山西離石縣七區王家溝村人，現年二十二歲。四五年參加人三五八旅一工作，不知現在何處，見報後希速來信，有知其下落者，也請告知。來信寄離石縣七區王家溝村。　父王廷富

車聚才：離石二區馮家塔村人，現年三十一歲，一九四〇年參加一一五師到山東，至今無信，如有知道他的下落者，請來信告知，寄離石二區馮家塔村。　車聚有

保德東莊塔羣衆扭住敵人
尚家地主的原形畢露
新政權建立後，尚勤書偽裝貧農，並藉抗屬之名，保存土地財產，壓榨農民血汗達六七年之久。

（本報訊）「我們終於扭住了我們的敵人！揪窩子「老狐子」！」這是保德東莊塔村羣衆，揭破了化形地主尚勤書醜惡原形後，勝利的怒吼與歡呼。據本報記者李夫同志報導：接近府谷山地的保德三區東莊塔村，一共六十四戶人家，貧僱農就有三十六戶，全村僅有的二百三十來垧好土地（通產每垧八斗以上），在地主尚家手中的，就有八十餘垧。

地主偽裝成貧農　年年享受抗屬優待

地主尚勤學、尚勤書，於新政權建立後，即竭力偽裝貧窮，同時尚勤書當了本村小學教員，大兒又參了軍（兩年前叫二兒子也參軍去了），他一面玩弄詭計，一面又打着抗屬的招牌，繼續其對羣衆的統治壓迫和剝削。五年前，尚勤書還被訂爲貧農，而做了一輩子工的楊不餘老漢，則被訂成了富農，前年尚勤書只出二三斗公糧，楊老漢却出一石四斗，因此，尚家在該村佔據的土地財產及其潛在的政治勢力，六七年來，簡直絲毫未動。相反的，他却藉抗屬之名，動不動就是「我是抗屬，你們要優待！」敲詐羣衆。年年吃義倉，吃優待糧，要代耕，不服抗勤。今年春耕，他家還有四十多垧荒地，要羣衆給他送上地，又要八個工，羣衆答應給撥五個工還不行。

去冬因改訂成富農　誣告幹部群衆憤慨

去年冬天區幹部對該村進行土地改革，又把他的成份改成富農，由於羣衆未眞正發動起來，尚家地主的猙獰面目仍未被揭穿。但改訂成富農這件事，却引起了尚家的極度憤恨，爲民兵副中隊長劉儀九，說是他給改訂的成份，是「與抗屬爲仇，硬要把抗屬訂成富農。」在羣衆中散播空氣，破壞劉儀九的威信，從此多方面打擊幹部，曾一方面吵叫「公糧派的不公道」有意拖延不交，一方面又組織個別落後份子，聯名誣告村幹部，這些事引起羣衆很大憤慨。在今春一次羣衆大會上，青年農民楊高棠就憤慨的責問：爲什麼尚勤書這個抗屬比誰家抗屬也兩樣了？但被參加會的區幹部文化助理員高鳳昇駁倒了下去，（按：高鳳昇爲什麼持這種態度，原因待考查。）羣衆的呼聲如石沉大海，地主氣焰却更高漲了。當他看到改成份的事，是沒法改變了，他反說他家是由貧農到富農，是爲「昇農」，「昇農」他不怕。所謂「昇農」，是地主的陰謀詭計，是說他家的光景，自抗戰後由窮困逐漸好了的緣故，企圖把他本來是地主的兇殘面目，在羣衆面前巧妙的掩蓋起來。

經群衆審查結果　已是數代惡霸地主

五月裏，該區工作團到了該村後，從羣衆中發現這一問題後，感到過去對訂成份太馬虎了，地主惡霸[illegible]了窩子，隨即發動羣衆，認眞審查成份，終於把尚家地主的原形揭露出來了。東莊塔村的羣衆怒吼着：「我們終於扭住了我們的敵人！揪窩子「老狐子」」。

按尚家是四五輩子的地主，尚勤書的父親尚秉文，今年六十八歲，是前清秀才，外號叫「老狐子」（奸詐狡猾之意），民國以來，在閻政權時代，一連當過十四年的「模範」村長，直接管轄周圍十八個村，尚勤書四十二歲，是他父親當村長時的書記。過去有地一百七十來垧，通年僱三四個長工，養着牛驢。對長工剝削的慘酷，傳聞周圍各村。尚牛驢子兩個身強力壯的兒子，即是給他家受死的，一個因窰碰死了，一個給挖煤子壓死了，絕了後代，尚牛驢子絲毫沒有得到賠償，雖當時說下尚家負責養老，但實際是欺騙，最後牛驢子死時，竟無收殮之人。新政權建立後，尚勤書當了小學教員，對兒童實行剝削，如叫孩子們給他拾羊毛，自已紡毛綫，據說是「勵生產」。」

東北二年
（新華社社論）

東北人民解放軍已於五月中旬在北滿、東滿、南滿、西滿各線開始反攻，不到半個月，已經消滅了東北蔣軍正規軍團以上兵力三個師以上（包括兩個整師），收復了雙山、通遼（第二次收復）、遼源、懷德、梨樹、公主嶺、雙陽、東豐、梅河、通化、康平、（第三次收復）、法庫（第三次收復）等城市和許多重要車站，由西北和東南橫切了瀋陽通長春和瀋陽通吉林的鐵路線，包圍了長春、吉林兩點的蔣軍，使之與瀋陽、清原的蔣軍互相隔離，而過去被隔離的北滿、南滿、東滿西滿解放區，則正在完全聯成一片。這個反攻目前雖還在開始階段，但其發展的趨勢已很明顯。曾經猖獗一時的東北蔣軍，在不久的將來，將只能退守屈指可數的幾座孤城。林彪將軍在五月十九日收復公主嶺時，向記者指出這一天恰恰是人民解放軍撤出公主嶺的一週年，指出東北的形勢在這一年中是起了巨大的變化。的確，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凡是留心中國時局和前途的人，對此不可不有充分的認識。東北形勢變化最引人注意的方面，自然是軍事。去年今日，正是東北人民結束了一個多月的英勇的四平街保衛戰，自動撤出公主嶺、長春一綫的時候，東北人民曾經希望以這個重大的讓步，能夠終於換得東北的和平，但是沒有。被表面勝利衝昏了頭腦的蔣介石，錯以爲東北人民力量「崩潰」了，親自到長春去指揮繼續進攻，直到解放軍在撤出長春後的短期內，又把已在半年內戰中飽受打擊的蔣軍消滅掉六個團，南滿蔣軍一八四師並在潘朔端師長領導下舉行反戰起義，他才知難而退，悻然回到南京。在這以後，蔣介石因爲企圖用「政治方法」壓迫人民屈服，和掩護全國範圍的大舉進攻，發表過六月間兩次限定日期限定區域的所謂「停戰令」，東北蔣軍在所謂「停戰令」的有效期內，仍然侵佔了法庫縣城和其他若干地方。在七月以後，這種進攻更是不斷發生，其中重要的則有十月南滿安東之役和西滿通遼、開平之役，十一月南滿清原通化之役。但是這些進攻的規模和程度，都顯然下降了，通化一戰，蔣軍二十五師全軍覆沒。此後，南滿蔣軍對臨江地區還作了四次失敗的進攻，一次比一次失敗得慘，今年一月初的第一次進攻，損失了一九五師約一個團，二月初的第二次進攻，損失了暫二十一師的六十三團全部，二月後半月的第三次進攻，損失了九十一師的二七二團全部和一個工兵營，三月底四月初的最後一次進攻，損失了八十九師全部和五十四師的一六二團全部。南滿解放軍在此期間，不但擊退了這些進攻，而且恢復了輝南、金川、柳河、輯安、桓仁五城。同時，西滿解放軍也恢復了庫倫、開魯、通遼、康平四城。而對東北蔣軍打擊最大的，則是北滿解放軍的三渡松花江，在一月北塔木、二月城子街、三月靠山屯三次戰役中，消滅了蔣軍六個團和八十八師全部。這三仗，在今年初的三個月中，東北解放軍就消滅了蔣軍六萬九千四百人，超過了去年十個月消滅蔣軍六萬的戰果。解放軍愈戰愈強，蔣軍愈戰愈弱的規律，在蘇北戰場上證明了，在東北戰場也證明了。東北人民在蔣軍蔣府將叢的強大快攻面前，一面抵抗，一面準備，堅毅奮發，臥薪嘗膽，只經過短短的一年，就使東北的大局煥然改觀，就使今年的反攻一往無前，勢如破竹，這個成績，實足令人驚歎。（下轉第三版）

神五支隊生產人員
非法出租地剝削羣衆

（本報訊）據綏蒙公安局楊鳴泉同志報導：神五支隊在神池二區碾草溝一帶非法出租土地。該隊去年在碾草溝開和大批荒地，部隊他調後，非但未將土地轉送貧苦羣衆，今年春天，且由生產負責人員王希將地全部非法出租給二道凹的崔世五，[illegible]溝的張六四，及三十里外的大石洞等村羣衆，碾草溝村主任吳五小發現後，爲使碾草溝羣衆租種此等土地，遂到[illegible]留守處商談，結果王政委叫「多租給碾草溝羣衆些，因爲他們去年幫忙了。」[illegible]

左雲武工隊
連創搶糧拉炭敵

（左雲訊）活躍於左雲城郊之武工隊，近來屢創搶糧、拉炭敵頑。五月五日，左雲城偽頑軍五名，押着民夫的大車四輛，去大北窰拉炭，我某區武工隊聞訊，即往辛窰溝之猴兒圪台路上埋雷，頑軍經過時觸響地雷，當即炸傷一名，其餘頑軍逃竄，六個趕大車的老百姓立獲解放，偽軍返窰。六日，偽頑「治村」便衣特務三人，由山溝子去洪圪墕搶糧，我某武工隊即偕同村幹部分兩路追擊，追至村當中時，我村幹部張巨英，更勇往直前，兩槍打倒兩個，其餘一個亦被生俘。七日，婁陽堡敵頑十餘名，又去圪塔村搶糧，我某武工隊追趕至陽村半里地時，即與敵前哨兵發生激戰，敵不支狼狽逃竄，所搶之物全未帶走。經縣區領導機關以某武工隊與村幹部巨英同志數次保衛了羣衆利益，特各記功一次。（滄海）

漢奸地主穆岳
破壞土改被扣法辦
群衆當面揭破了他的罪惡

（平魯訊）漢奸地主穆岳（又名穆震華），當第二完小副校長職位，破壞土地改革，包庇地主，瞞逃資財，被羣衆發覺後，已扣送政府法辦。穆某在日寇侵佔平魯後，即出任偽村公所經濟委主任、偽村長等職，刁懶、貪污、勒索，無所不爲。平魯解放後，穆某又鑽入我教育機關，充任第二完小副校長，更爲惡作劇，屢次破壞土地改革，曾對其親家地主王丕棠說：「這次土地改革和過去不同，不給地主留生活。」當雙碾村羣衆向王丕棠清算貪污時，王某已被穆煽動逃跑了。羣衆在清算王丕棠全家時，穆某又將王家二疋藍布等贓運至他家，又私自以完小路條把王丕棠送走了，後被羣衆揭發，穆某沿抵賴地說：「所有東西全是我的，如有王丕棠的一針一綫，把我槍斃好了。」甚至羣衆在王家清算出的兩包衣服，穆某也說是他的，激起羣衆的極大憤怒，立刻將穆某扣留鬥爭，羣衆紛紛揭發其過去的罪惡，指着他說：「你吃上老百姓的飯，穿上老百姓的衣，你給老百姓辦了些甚事？養你還不如養一條狗！」最後大家說：「你還配人不配戴八路軍的軍帽！」就把他的帽子摘掉，送交公安局法辦。（郭德堂）

臨縣白文鎮
唱戲祈雨浪費浩大

（本報訊）五月二十三日，記者到白文鎮公所，鎮長、指導員等都到戲場看求雨戲去了，只有中隊長一人在鎮公所守門。記者曾往戲場走了一週，千餘羣衆，在烈日下看戲，餅子、紙烟、條等攤販林立，觀衆有來自四十里以外的村莊者，隨便吃上幾個餅子、條子，就是數千元的消耗。許多婦女手裏還拿着自己紡的綫，準備賣了作看戲開支。據白文鎮的幾個老鄉說：唱戲三天，寫戲錢就是二百一十萬元，祈神等酬謝費尚不在內。白文六百餘戶人家，估計全鎮羣衆光招待親朋費，就得三十大石小米；至少可供一百五十個貧苦農民耕鋤期間的口糧。如把千餘勞動力三天，不閙生產的損失加進去，這次白文鎮（五區區公所駐在地）唱求雨戲的浪費，至少在四千萬元。而該鎮的播種工作，據中隊長告我，已種過三分之二的土地，但據在羣衆中調查，至少尚有一半未下種。鎮公所對於生產領導，並未進行必要的工作，而是聽任其自流，此種現象應引起縣區領導上的注意。（民）

李家灣檢查防旱備荒
領導好的羣衆刨鬧得更有勁
放任自流的大家在樹蔭下談天

（本報訊）興縣二區李家灣行政村，最近召開幹部會議。檢查防旱備荒工作。檢查中批評了石盤頭、李家灣自然村幹部陶志德等，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結果形成天旱人閒，多數羣衆仍在樹蔭下談天論地，等待着下雨，不積極勞動；石盤頭全村土地六百來垧，只耕過一百來垧。李家灣五百六十來垧，只耕過二百來垧。又表揚了陳家梁、大坪頭等山地村子，這些村在幹部緊急督促中，克服等雨的思想，進行乾耕乾鋤。陳家梁村土地大部已乾耕過，農民且按時乾鋤穀子，準備小日月播種糜籽，大坪頭土地一千四百來垧，亦大部乾耕過。下了雨馬上即可種進去。南通村自有乃，領導全村二次担水澆棉花、葫蘆、瓜。除少數耕牛羅織乾耕外，大多數耕牛有組織的變工馱炭，跑運輸，羣衆不但不是閒着，而且個個得更起勁。會議用上述材料，進行對比教育，使幹部們認識防旱備荒的重要意義，並具體研究了目前的工作。（史健）

預防棉苗枯死的辦法

沙地種棉或雨量較少時，提苗後有枯死的現象。這是因爲根子沒有澀透，苗出土後，被風搧動，所以下種時，隨點籽隨在籽上走過去，埋土後，地皮快乾時，再用足或石滾子，在地皮上壓一次，長出十字瓣就可破苗，留下一二苗，用手或鐵頭在根際按一下，並澆鋤一次，可增加水分，減少消耗。棉根瓷實，棉苗不動搖，可以免去枯死。有人怕苗死，不敢破苗，苗越多消耗水分越大，苗死的越快，担上水澆，地皮也硬，蒸發的水分越快，也要死。如河曲三區寺塌張巨綱，去年種的三畝棉花，苗快枯死時，別人叫他澆水，他因沒有力量，就及早破苗，試鋤，沒有死了；但張五小種的一畝，是不敢

興縣上灘溝
糾正錯把僱貧農當二流子
補發貸款三百萬
嵐五區給最貧苦的劉賊寨亦進行補發

（興縣訊）四區上灘溝行政村，把一部份僱貧農錯認爲二流子，不給貸款，經檢查後，決定補發。中隊長白張貴在石林溝自然村，把二十多戶貧苦老弱、缺乏勞動力的僱貧農，當成二流子，不給貸款。如楊七保，三口人，過去只有五垧山林地，兩眼土窰；每年打下糧食，節節省省還不夠吃，因此，生產情緒不高，討論貸款時，便說他是「懶漢」，不給貸；僱工韓富紅，從民國十八年就放牛攬工，去冬因沒工資，和村裏人賣過肉，大家說他不務正業，把錢浪費了，也不給貸款；他今年計劃種十垧地，因爲沒籽種，只鋤了五垧半。郝保成，兩口人，[illegible]是個瞎子，家裏沒好地，沒勞動力，年年沒辦法，前年種三垧地，借了二十八斤米無力歸還，去年種五垧地，借了兩斗貸糧全還了，今年種十垧地，兩畝水地，但討論貸款時，說他「勞動不好，年年借糧翻不了身」，也沒給貸糧。老僱工高如太，六十多歲，因年老不能攬工，每年種上二、三垧地，打些短工過活，窮得少吃沒穿，說他是「腦木錢貸一「，貸給老漢起不了作用」，沒有貸給。類似上述情形而未貸款的僱貧農，石林溝等五個自然村，共計三十九戶（其中兩個村是會上檢查的，可能還有出入），經這次經過檢討研究，縣、區、村幹部分頭到各村糾正，行政村負責幹部王殷有和中隊長白張貴，親自擔帶三石米，到石林溝工作，其他村亦都發三百零六萬元。（閻正方）

（嵐縣訊）在上寺塌行政村貸款檢查中，五區領導上發現由於不了解實際情況，給該村分配貸款不夠，影響到貧苦羣衆生產困難不能解決；特決定補發。該行政村所屬自然村劉賊寨，是抗日戰爭中日寇燒殺最慘的村莊，第一次發放三十二小石粗糧，貸給十戶最沒辦法的貧苦抗屬和貧農，貸得最多的是僱工趙喜蠻（三石粗糧），他家裏窮，七十多歲的父親討吃，六十多歲的母親腿殘廢，除勞動力外，其他生產條件一無所有，三石貸糧解決不了全部困難，還得攬工來解決。貸得最少的是釘缸工人康大黑，五口人，只貸了一石粗糧。另外，還有六戶被幹部認爲所謂「不起作用」的（指勞力所限不能立刻翻身的），每家只給三五斗農貸糧救濟一下。幷黃仁（曾被日寇刺了三刀，是個殘廢的半勞動力）家裏只有一個六十多歲的母親，沒人勞動，去冬救濟了五斗莜麥、二斗小豆，已經吃完了，今年雖分到土地三垧，調劑的一垧，自己又開下一垧荒地，但種籽口糧都沒有，困難很多，也沒有給借貸款。折六月紅，三口人，過去是個好勞動，因鬧病不能勞動，討論貸款時，認爲「這些人不貸也餓不死，貸了也翻不了身」，就沒有貸給。這次檢查貸款，發現以上問題，決定重行補發，四戶不夠的和七戶未貸的老弱殘廢，共增發放貸款十四石粗糧、三百斤山藥，另由區上增撥該村貸款三十六萬元，徹底解決貧苦羣衆生產困難。羣衆得到補發貸款後，正擴大耕地，康大黑增發兩石貸款，除種四垧莜麥，現在增種六垧了。（李倘信）

行署命令
曾經批准之缸房 一律停止蒸酒

（本報訊）小滿已過多日，地莜麥已大部下種，行署爲了消除糧食浪費，積極備荒節約，並爲支援自衛戰爭的勝利。特於五月廿三日通令各專員縣長，凡各地所有開蒸之缸房，不論經行署批准長期與短期開蒸者，一律限六月二十日以前完全停蒸。如有個別特殊情形，需要蒸酒者，必須另行事先呈報行署，辦理手續。通令要求：各地應以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派員嚴格檢查，不得藉故推諉。有違反拒抗者，當地縣府及稅收機關應負責全部沒收。（史健）

五寨縣政府
改良灶火節省燒炭 每人每日省米三兩

（五寨訊）在節約備荒的號召下，此間縣府於本月中旬，召集機關全體人員大會，研究節約辦法，大家提出改良灶火的意見，過去大灶燒炭浪費很大，幾佔菜金開支的大部。會上決定將大灶鍋頭對半分開，裝大風箱一個，用兩個風洞，可多燒爛炭；另外設料炭小灶一個，供做後回家的鄉工熱飯，可不開大灶火。這樣每天可節約五十斤炭，折價五千元，幹部自己担洗衣服水，叫担水的人抽時間拉風箱。在伙食方面，儘量多吃雜糧，早上用六兩小米和一部份山藥蛋，中午半斤莜麵，這樣下來，每日每人至少可節約三兩米。（婁群）

右玉機關幫助群衆生產
發現錯幫現象決予糾正

（右玉訊）自分區傳達生產供給會議後，本縣機關會在土地改革中，轉去年在米家莊窩鬧的荒地一百多畝、縣府油房集下的糞三百多馱，分給羣衆，並抽出牲口三十多個幫助羣衆耕種、送糞、捲擱等。但經最近檢查，發現這次幫助羣衆生產中，有錯幫及幫助不公現象。原因是事先缺乏詳細的調查，同時也沒有通過羣衆。拿糞土來說，誰有人力誰先僱鬧，就誰多上，如李三小、宋根成等，按其實際需要只能分到二十馱，卻分到四十多馱。拿畜力來說，誰來借就給誰，誰先借就儘誰借，結果富農也使用上了牲口。發現這些現象後，即決定：一、過去幫助富農的工，通過農會，完全撥在貧苦羣衆名下；二、在當地農會及幹部中就錯幫的事實進行檢討，提高階級覺悟，明確認識究竟爲誰服務；三、以後每月對貧苦羣衆的幫助交給農會有計劃的分配，並須經過農會民主討論。（張鵬舉）

興縣任家坡給貧苦羣衆
調劑莜麥籽

（興縣訊）四區任家坡等三個自然村，向富有者共調劑出廿一小石莜麥籽，連同貸糧共有九十三石，全行政村的貧苦抗屬和貧苦農民的莜麥籽都解決了，可多種一百零五垧莜麥。現種籽已分發，羣衆正突擊搶耕，趕芒種，即可種完。貧農張北家，去年打短指種四垧莜麥，今年種地二十四垧，莜麥就種了十三垧。抗屬劉豐兒去年種七垧莜麥，今年種地三十垧，莜麥地增至十五垧。復員軍人王洛駒去年僅五垧莜麥，今年種地二十五垧，莜麥就佔了十一垧。（劉海支、高崇林）

復員軍人李治國
拿出存金借給群衆
給貧苦人織布不要工資

（興縣訊）一區孫家莊復員軍人李治國，自去年安家以後，拿政府撥給的七百斤生產基金，買下一架機子織布。今年村裏給他撥了兩畝水地、一垧坪地、三垧山地。他感激羣衆對他的關心、幫助，自願拿出存下的兩石生產基金米，交村公所轉借給羣衆，辦決生產困難。貧苦抗屬和貧苦農民，到他那裏織布，不賺工資，春季已給五戶織布十四丈。有次給外村楊奴棒織三丈布，楊工資米九斤，後來聽幹部說楊是抗屬，當即將米退還。此外，他還教貧苦婦女織布，計劃先教會兩個，再教兩個。羣衆對他反映很好，要稱他爲「假婆姨」。（劉懷珠）

社評
繼續領導羣衆防旱 多種瓜瓜豆豆

今日本報發表的白文鎮唱戲祈雨的消息，反映了羣衆對當前旱災威脅的焦慮情緒。可是由於幹部沒有把人民羣衆的這種情緒，引到正確的方面，積極進行防旱備荒，而且錯誤的陷在自流，造成嚴重的浪費。這應引起我們各地領導上的嚴重警惕！

旱象是萬分嚴重的，一百多天沒有下雨（雪），在近十來年是沒有的。許多人「乾着急，沒辦法」，「天旱人閒」，在樹蔭下歇涼。羣衆中這種焦急與消極的情緒是難免的，問題是在於我們做人民勤務員的，應該如何積極領導羣衆，與荒旱作鬥爭。

我們提議，各縣區領導機關，迅速檢查防旱備荒工作，像李家灣那樣，表揚好的，批評壞的，用對比教育，確立「人定勝天」的信念，負責的領導羣衆，同羣衆商量「天旱如何生產」的辦法。當前最實際的最有效的，除乾耕乾鋤外，發動羣衆担水種瓜瓜、種豆豆，瓜豆在農家生活中，是渡過青黃不接的主要食品，也是備荒的主要食品。只要我們很好的向羣衆宣傳，羣衆是會接受的。同時幹部及機關同志，首先應以行動來影響羣衆，和羣衆一起進行防旱備荒。

簡訊

嵐縣游擊隊，在五區上寺塌，給抗屬郭沛然送糞，兩天送了二百多担，郭沛然高興的說：「前幾年老是人家鋤種，我才忙送糞，閙上一年，打的不夠吃穿。自從我兒去冬參軍，村長主任常來問我的生活，幫我一百五十斤小米，四丈白布，同志們又給我送糞，可以多種幾垧莜麥了」。（李林則）

東北我軍收復法庫城
康平縣城經我三度光復
東豐之役我殲敵一千四百餘

（新華社西滿二十九日電）位於瀋陽以北一百八十里之法庫縣城，已於二十六日拂曉爲東北民主聯軍某部一舉收復。該城在去年四月五日被蔣軍七十一軍侵佔，同月十四日爲民主聯軍再度收復，東北第二次停戰令生效之次日——六月十日，復被蔣軍再度搶佔，今又重歸人民手中。

（新華社西滿二十八日電）東北民主聯軍某部於二十四日第三次收復康平縣城。該城於本月十七日爲民主聯軍第二次收復後，二十一日復被法庫出犯之敵所侵佔，但甫及三日，即爲民主聯軍光復。

（新華社東北前綫二十九日電）東北民主聯軍收復東豐之役，全部殲滅蔣杜青年軍第二師第六團，計斃傷其副師長兼團長（姓名待查）以下官兵一百八十八名，俘團長以下官兵一千二百六十一名，繳獲長短槍六百九十八支、輕重機槍二十四挺、衝鋒機槍十二支、高射機槍一挺、六零砲二門、子彈四萬餘發、六零砲彈三百餘發、戰馬九匹、電話機五部、大車十輛、蔣記東北流通券一百七十萬元。

解放栒邑我軍乘勝反擊
攻克三大鎮震動邠州
南綫游擊隊擊毀敵汽車八輛

（新華社陝北前綫二十九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某部於解放栒邑縣城及張洪鎮後，乘勝向四週擴大戰果，二十三日一舉攻克該城西北十里之太峪及邠州東北二十五里世店兩大鎮。二十五日，又解放栒邑西南四十里之龍高鎮，俘虜守備各該鎮蔣胡軍一部，並繳獲糧食五百餘石。現邠州蔣胡軍極感恐慌。

（新華社陝北前綫二十九日電）邊區南綫地方游擊隊，近日共擊毀蔣胡軍之運輸汽車八輛。二十二日，關中游擊隊在鄜縣南雕子街、眞家灣間擊毀敵汽車三輛，斃傷蔣胡軍四名。二十四日晚，鄜縣游擊隊在中部縣屬之安子頭設伏，擊毀敵汽車五輛，斃傷敵軍七名。

魯中蔣家敗軍異常恐慌
害怕爆炸只敢住山頭
糧水俱缺人困馬疲逃亡嚴重

（新華社山東二十九日電）偏處於魯中山區之蔣家敗軍，異常恐慌。他們甚至一地，不敢進大莊，祇敢住小莊，據說凡是大莊裏都埋着地雷，後來小莊裏也會爆炸，迫着他們爬上山頂。例如他們在蓮花山裏，不住周家林莊，而住該莊附近的南剩山頂。侵佔頗莊（蒙陰西北）時，莊裏不住，卻在東南和西南兩個山峰紮下大營，連在莊裏搶的雞鴨，也拿到高山頂上去宰殺。但高山頂上有着山東特有的「風味」，白天赤日炎炎，熱得要命，入晚的風吹來，寒氣襲人。敵軍在蘇北與魯南會戰時，因大部分是平原，成百輛汽車、卡車、吉普車來來往往，好不熱鬧，一進入山區，祇好把這些勞什子統統丟掉，改用騾馬，於是蔣家敗軍和成羣騾馬，分佈在無數山頭上，糧水俱缺，人困馬疲，致逃亡現象極爲嚴重。以與七十四師同爲蔣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十一師爲例，該師十一旅三十二團搜索排辛辛苦苦抓來三十二個壯丁，一下子跑掉二十六個。八十八旅五十二團三營七連稍一移動，十五個人不知去向。一一八旅返運停下來，只一餐飯，五個人跑了小差。七十四師被殲滅後，蔣家其他部隊普遍反映：「七十四師都被殲滅了，還能禁我們，碰到八路軍，老子早點放下槍桿。」

西北人民解放軍某部指戰員
以戰利品慰問彭習兩首長

（新華社西北廿九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某部指戰員，頃以蟠龍戰鬥繳獲之勝利品，慰問彭德懷副總司令及習仲勛政委。計送給[illegible]、襯衣三套、襪子五雙、手杖一根、望遠鏡一付，還有罐頭、茶葉、糖、紙烟等，並呈送慰問信一封，信中稱：「我們在你們英明領導下，已越打越強，越打越大。有你們領導，我們什麼也不怕，一定打勝仗，把胡宗南消滅，解放大西北。」彭習兩首長當即回信予以鼓勵。

羅隆基發表聲明
否認民盟願參加蔣區「普選」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滬息：民盟發言人羅隆基日前發表聲明，否認民盟願參加蔣區之普選，並稱：民盟目前所最關切者，爲民盟會員之安全。

蘇中水網區地雷首顯威力
我粉碎敵千人「掃蕩」

（新華社蘇中廿九日電）蘇中蔣後首試地雷戰於水網地區，紫石縣（新設縣，海安縣北側）粉碎蔣軍千人「掃蕩」。本月十三日拂曉，蔣軍整四師一〇二旅一部及泰州保安大隊共千餘人由海（安）泰（州）兩分路北犯，進至海安北陸莊及虹橋一綫時，即陷入地雷火海中，死傷敵五名，蔣軍訓練幹事一名被俘。另股敵行至曲塘北交關橋、柏木橋間，被周莊發爆炸組炸傷三名，百餘敵人呆立半小時後，戰戰兢兢行小路而去。敵驚悸之餘，沿途不敢分散，以碎瓦泥塊投擲搜索，蝸步躡躕，虹橋到不足十里之另一村莊，走了六小時。各地小游擊隊趁敵驚慌，到處狙擊，四天斃傷敵十餘名，繳機槍一挺、步槍十餘，敵經退縮後，於十六日除留少數部隊盤踞花園、虹橋兩地外，其餘竄回姜（堰）、曲（塘）、海（安）一綫。

堅持冀魯豫黃河南游擊戰
我四個半月殲敵一千六百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九日電）冀魯豫聯防支隊結合地方游擊隊，堅持黃河以南游擊戰爭，自去年十一月三十日至今年四月十五日的四個半月中，共進行大小戰鬥三十七次，殲滅蔣軍一四零旅、九十五師、六十二旅、九十五師二二零團各一部及蔣記豐縣保安團全部、土頑區部二個、「還鄉團」一個、鄉公所五個，收復大劉集等據點十三處，切斷金（鄉）魚（台）、金（鄉）濟（寧）、金（鄉）鉅（野）等交通綫，斃傷敵團長以下八百七十七名，俘敵校官以下七百七十名，繳獲迫擊砲二門、美式輕重機槍四挺、美造日造輕機槍三十四挺、加拿大手提機槍四挺、日式擲彈筒十七個、駁殼槍十枝、步馬槍六百三十枝、各種子彈四萬四千零十二發、電台一部、電話機七部、汽車七輛（另毀二十一輛）。

造成蔣管區嚴重災荒
獨夫在各地勒索軍糧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綜合蔣報訊：蔣介石在各地強徵強購軍糧，已造成蔣管區之嚴重災荒。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由於蔣記糧食部督運團開赴各縣坐收，糧價隨即上漲如飛，北部名山一帶數百萬農民已在吃樹皮草根，昭化、廣元、劍閣、通江、南江、巴中、萬源一帶，哀鴻遍野，有易子而食或先殺妻而自殺者。素稱「川省穀倉」之成都平原各縣如新都、金堂、新繁等地，農民已無粒米餘剩。皖省災情也極嚴重，農民均無心耕種，皖東北已成一片荒地。嘉山縣農民僅以野菜渡口，距該城五十里之蔣鄉長一農民，因蔣記鄉長不准挖菜，一家八口遂先後服毒慘死。「魚米之鄉」的無錫農民，已被搜刮得十室九空，紛紛出賣良田，每畝代價肆由十石米減至五石，仍無人問津。冀東灤縣之背重，使農民將田白送人家，還須寫送契。其他如東北之瀋陽、安東、遼南，均發生糧荒。豫北蔣管區及淮北，皆遍野饑殍。

冀東北戴河以北
我克深河鎮俘敵八百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九日電）冀東人民解放軍一部，二十三日晨五時攻克蔣軍重要據點深河鎮（北戴河北約十五里），俘僞東北保安隊二個團長以下八百餘人，繳獲正清查中。又二十二日，熱南子弟兵一部一舉攻克承德東南四十餘里錦承路上重要車站上板城，生俘熱河保安三縱隊十九名，繳長短槍十五枝，子彈二千四百餘發。二十三日，乘勝收復下板城車站，守敵倉惶逃竄。

東北一年
——新華社社論——

（上接第一版）

這個變化是怎樣來的？毫無疑問，東北民主聯軍組織者、訓練者和指揮者們，在這一年中，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但是這個變化的最深刻的根源，卻如林彪將軍所說：「主要地應歸功於羣衆。」一年的事蹟，使東北三千五百萬羣衆受到了豐富的教育，使他們最後認清了敵友，判明了是非，決定立場。東北的羣衆和關內的羣衆一樣，有兩個教員，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共產黨，只是他們有一個特別的困難，就是儘管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把他們出賣給日本侵略者十四年之久，而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堅持了抗日游擊戰爭十四年之久，大部份在日本長期統治下的東北人民，卻並不明白這一段歷史和這兩個教員的眞相，因而不得不重新學起。應該說句公道話，蔣介石這個教員的工作，在過去一年內是十分努力的，蔣介石教育了東北人民，他的政策，就是繼續與日本侵略者密切合作，在東北保存大量的日本侵略份子，並加以種種優待。他的政策，就是繼續保存僞滿的各種奴役制度和恐怖制度，繼續任用僞官，收編僞軍、土匪。他的政策，就是把東北出賣給新的主人美帝國主義者，讓美國情報人員、美國軍隊和美國冒險家在東北蔣管區橫行無忌。他的政策，就是堅決在東北打內戰，堅決不與堅持東北抗戰的共產黨和民主聯軍妥協，雖然共產黨和民主聯軍從前年冬天起，就曾經再三表示這種妥協的願望。他的政策，就是堅決實行獨裁，反對民主，不讓東北人民和東北少數民族有自治的權利，和一切自由權利。他的政策，就是徵兵徵糧，姦淫擄掠，發接收財，發內戰財，發貪污財，發流通券財，發物價財，發囤積財，發飢餓財。曾經盲目地「想中央盼中央」的東北人民，現在是大大覺悟了，他們把蔣介石一年的統治用三個字作了正確的總結：「二滿洲」。但是東北人民的另一個教員，卻給了他們完全相反的教育。共產黨在東北解放區一年的奮鬥中，領導東北人民，肅清了日本侵略者和僞滿民族叛逆的勢力，肅清了在日本卵翼下和蔣介石支持下的長期爲害人民的九萬多慣匪，建立了民主的三三制的廉潔的和有效率的各級地方政府，在蒙古民族佔多數的地方，則建立了蒙古自治政府。尤其是去年七月以後，動員了一萬二千餘部下鄉，實行普遍的土地改革，到目前爲止，除南滿尙未統計在內，已經幫助四百二十萬農民從封建剝削下翻了身，取得了三千三百萬畝土地，從而爲東北的民主事業奠定了堅強不拔的基礎。東北人民就是這樣地從事實上（而不是從任何方面的宣傳上），認識了共產黨，信任了共產黨，如同他們從事實上（而不是從任何方面的宣傳上），認識了蔣介石，拋棄了蔣介石一樣。一年來，東北羣衆政治生活中的這個根本變化，決定了一年來東北軍事形勢上的根本變化。一方面，東北解放區的擴大，羣衆爲了自己的利益，大量地源源不絕地自願地參加和支援東北人民解放軍，使之充滿了創造的活力和信心；而另一方面，東北蔣管區的廣大羣衆和蔣軍的廣大官兵，同樣爲了自己的利益，日益走到反戰厭戰的方面來。最近瀋陽東北大學和關內各大學一起實行罷教罷課，和不久以前八十九師官長在戰場上集合士兵繳槍投降，正是顯著的例證。

東北形勢的變化，不能不震動全國。東北解放軍的全面反攻，難道不是整個解放區全面反攻的信號嗎？以東北在全國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重要，而首先反攻，並取得了勝利，難道不是大大加強了東北解放軍反攻時的地位嗎？東北解放軍在全解放區來說，既不是最強大的，其組成的歷史及其與羣衆聯系的歷史，大部份還很短，而蔣介石在東北，則從一開始就受到美帝國主義的全力支持，大部份東北蔣軍都是美國裝備的、美國訓練的、美國運輸的、美國接濟軍火的、美國幫助指揮的，又有日寇僞滿殘餘勢力的合作，又有羣衆中盲目的正統觀念的便利，又有一年前「勝利」的招牌，但是曾幾何時，攻守優劣之勢，就轉了個一百八十度。那麽，蔣介石的賣國內戰獨裁計劃，還有一點什麽指望呢？沒有一點指望，沒有一點前途！東北的前途是東北人民的，中國的前途是中國人民的，沒有一點懷疑的餘地！

尋人 徐 康 馬 高 張 王 王（右緣尋人廣告，切邊殘缺）

美國廣大人民 日益關切物價問題

實際工資的降低引起劇烈罷工

（塔斯社紐約訊）過去數週中，美國物價問題激起美國廣大人民的日益關心。雖然去夏政府的物價管制取消後，工業家組合公司硬說日用品的迅速增產將引起物價的減低，然而物價決未繼續下降，過去數月卻增漲不已。據勞工勞動統計局最近報告，美國物價已超過去二十七年以來最高率。據華爾街公報，物價多是在物價管制取消後上漲的。這一方面使工業家的利潤急劇增加，他們去年的利潤達一百五十萬萬元的紀錄；另一方面，卻使人民購買力降低和減少了消費量。早在二月間，產業職工會聯合會就發表了文告，批評衆議院的政策，其中指出目前繼續增漲的必需品之價格，給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和健康以嚴重的影響。杜魯門在其四月二十一日的演說中，承認物價的繼續增漲，使美國數百萬家庭的景況變壞。杜魯門說，物價的繼續高漲與過高的價格，結果是衰微或蕭條。目前的情況，在企業界許多的集團間，激起了深刻的驚慌，五月五日，某企業家集團致函工業家，要求其自動減價，該請求書稱：零售交易開始下降，而目前貨物的堆積，卻又激起了驚慌，設非物價在有組織的狀態下和更廣泛的範圍內降低，則工業家們應負迫在眉睫的危機之責任。簽字者中，有通用電氣公司總經理威爾遜、美國鋁公司副總經理斯托爾等。物價騰貴引起了需求的降低，早已產生了一些工業停滯的徵兆，根據聯邦儲蓄局發表的每月工業生產指數，三月份的工業產量並未超過二月份的工業產量，而以前產量卻是迅速而顯著地增加着的。「經濟情報」公報最後於指出工資和物價日益懸殊後，說道是我們處境中的弱點，零售交易的價值總額已經增加，而實際的交易總額仍然在減少，結果，大量的商品都由工廠直接送到倉庫中存起了。雖然，有種種可靠的經濟衰落跡象，已爲最近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一「暗潮」所證明，美國壟斷家雖然仍要維持高昂物價。在紐約美國商會會議上，大會副主席薛里夫說：用非常的經濟制抑，加上謹慎的滑坡，就能使物價不致上漲。許多觀察家指明：財政資本的代表們，斷然是不會介意「適度的衰落」的，「而稱衰落會」毀滅辛迭加之外的戰時興起的各公司，並且產生龐大的失業後備軍，從而削弱工人運動，這就是最近國會通過的史無先例的限制了美國職工會權利的法案的眞正目的。物價繼續不斷的高漲所引致的工人實際工資的降低，引起了劇烈的罷工運動，據共聯社報導：在煤礦和建築工業中，在海上商運方面，很快就會發生巨大的衝突。二十二個鐵路和海上工人職工會已經要求每小時增加工資二角，並要求在全國範圍內作總的集體談判。最近，賓夕瓦尼亞州、西弗吉尼亞州、新澤西與俄亥俄州的鋼鐵廠，已經發生罷工。各報紙預言：新的罷工浪潮將泛濫全國。另據消息：由於物價的飛漲，杜魯門頃已命令農業部長安德遜召集農業與財政界領袖會議，討論成立制止物價飛漲之計劃。

華萊士在美 保有廣大聲望

（塔斯社紐約訊）新共和雜誌總結華萊士旅行講演之成績，謂華萊士保有廣大的聲望，因爲他表達了千萬個自由的和進步的美國人的意見和願望。他的芝加哥講演吸引聽衆兩萬人，且有兩千餘人未能入場。洛杉磯講演吸引聽衆二萬七千人。五月二日華萊士在克利夫蘭大會上講演，室內聽衆四千人，另有一千五百人因聽衆過於擁擠，不克入內。五月十二日華萊士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公民大會場」裏，對六千聽衆講演——多少年來，任何政治演說能夠在這個會場裏贏得聽衆滿座，這是第一次。十五日對密西根大學生五千人講演，同日底特律之會議上，有五千人聽華萊士講演，都擁擠着成千的的人爭擠着要進去。

美政府以金元爲擴張工具 支持反動派阻礙進步力量

（塔斯社紐約訊）美國政府各官員之聲明與報界消息，顯示美國政府對止以大量貸款與信用貸款，加強美帝國主義之地位，以支持反動力量，及防止歐亞與拉丁美洲逐步傾向之生長。美國官員承認「援助希土」計劃，僅僅是此種貸款計劃的第一階段。美聯社記者報導民主黨參議員巴克萊在華盛頓向若干商界代表演說稱：美國不能認爲援助希土法案的通過，即意味着貸款計劃已經完成。商務部長哈立曼於五月十六日在舊金山演說時，也論及貸款問題，他和副國務卿艾奇遜之克利夫蘭演說一樣，認爲美國貸款政策是企圖幫助那些願意在「自由制度」原則下重建自己生活的各國人民，但是當政府方面正爲「援助希土」計劃應用至其他地方準備輿論時，他卻暫時避免詳細計劃之細節提交國會與人民，報界消息暗示：政府企圖時常向國會要求小量貸款，而不是將整個計劃一次提交國會，因爲大量貸款之要求，可能引起國會的強烈反對。據紐約時報消息：西部諸州若干民主黨人告杜魯門稱：西部諸州無黨派選民對於「杜魯門主義」存在着廣泛的漠不關心，甚至支持政府政策的「新聞週刊」（哈立曼爲該雜誌股東之一），也說「杜魯門主義的困難正隱隱出現」。由於意大利發生了政治危機，對意貸款在目前引起了特別注意，五月十六日意駐美前副國務卿威爾斯在報上著文，也支持爲了政治目的而對意貸款之政策，以便迫使該國向右轉。「海外新聞」記者報導：美駐意大使新財政顧問台斯卡奕於五月十日赴羅馬返國，兩天以後，恐懼才弄清楚了，原來意大利內閣要倒台，台斯卡之被召回大使齊亞尼與馬歇爾會談，同時，意在美之財政代表團團長邵巴多與國務院專司經濟事務之助理國務卿克萊頓會商財政問題。「明星晚報」暗示，只有美國在財政上對意進行援助，才能「阻止」該國經濟混亂以及左翼在意大利下屆選舉中之勝利，是反映意大利對美國貸款的需要，以及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們認爲除非意大利建立更右翼之政府，否則意大利將得不到財政援助。雖然大多數報紙支持政府之計劃，而芝加哥太陽報則於五月十三日發表社論，尖銳指責艾奇遜演說是對國際合作與團結之打擊，該報寫道：「艾奇遜關於美國援助的演說，看起來是乎是好的，但是終於會發現艾奇遜實在的意思，是我們應該集中幫助那些在我們與蘇聯鬥爭中支持我們的國家。」該報指出美國只有將自己的經濟力量使用在建設全世界的繁榮之非政治的用途上，而不是加深現在的國際世界的危機之國際裂痕時，才能夠最好的達到世界繁榮與和平之目標。

地主惡霸化形記

裝窮哭窮奸猾鬼鄭琳

陳良柱

神池一區南辛莊地主鄭琳，爲躲避負担和群衆對他的淸算，早就裝成一副窮相了。他住的院，永不打掃，窗子一年也不糊，只用破爛紙補窟窿，炕上鋪的爛席子，吃飯也不用筷子，用的是柴棍子，老婆孩子一色是穿的打補釘衣裳，連鞋襪也補着補釘；種地不種莜麥，說他「沒種籽」。鄭琳還拚命宣傳他沒辦法，說他連家務也整頓不起來，非討吃不行。有時故意端上蕎山藥炒麵飯，到鄰居家裏吃，表明他沒吃的，順便哭一個窮。他家鄉下山裏，埋在七八個窖裏，家裏的窖更埋的少，要叫別人下取山藥，說他實在沒辦法埋山藥也吃不開。今年做軍鞋給他家派了五雙，他老婆吼天叫地說：「沒做上的」，假遊向鄰居用山藥換的破布做。村裏很多群衆在他這些裝窮花樣的迷惑下，認爲鄭琳眞的沒辦法了。去年徵收公糧給他家打了四石莜麥米，鄭琳自己寫了一個呈子說他：「一心地開明大有進步，對新政權熱烈擁護，就因收成不好，養畜來無法繳，請政府豁免。」鄭琳換戶動員滿村群衆給他在呈子上押上手印，村公所也糊糊塗塗，不調查研究，就給呈子上蓋了公章，送呈一區公所。區公所當時未表明態度，鄭琳以爲一定減免呀，於是欠下五石多舊公糧也拒抗不交，說去年水推了他的地，又是雹災，又是凍災……總之，是交不起。一問他要公糧，就哭起窮來。

布多麵多看你有甚話說

今年五月間發動群衆向地主要舊欠公糧，村裏很多人認爲鄭琳確實「無根」，所以也不積極的催要。後來在這村工作的同志，深入到群衆調查，把平常受鄭琳打罵、壓迫的佃戶、窮苦雇工發動起來，告了實話，鄭琳的十二個窖子裏，只莜麵一宗就有兩千八百斤，莜麥有五石多，小米四大甕；新舊衣服一百幾十件，洋布二十丈，整整的好布還有十幾個。其它東西無數：只鞋襪破布棉花就夠兩個後生揹。至此鄭琳的裝窮露了底，平常兩片會說的嘴，活像打上了鉚針，看着挖算出來的那堆積如山的東西，默默無語。

腳跟沒站在貧僱農方面

——景月同志自臨縣來信——

關於分配土地，在南莊行政村，有兩種做法：一種是無地缺地戶按人口多寡，絕對平均的分配方法。另一種是先按貧苦程度分三等（各等之間相差不多），然後每等再按人口平均分配。採用前一種方法的是蔡家溝；採用後一種方法的是南莊、寨家坪、白道坪與大馬坊。後一種方法是郝家坡村倡導的。四月十三日，來領導同志在郝家坡作報告，他說，有這樣一種方法，各村可以試驗一下。當時我聽了，思想上沒有接受。我想，照蔡家溝的具體情形，這樣分配恐不適當。一個理由是蔡家溝有幾戶中農，比如薛永豐、杜德富，每人可平均通產兩石六斗粗糧，而淸算出來的土地，讓缺地無地戶分，每人只平均通產兩石；在這種情形下，如果照郝家坡那樣按貧苦程度與人口分，豈不形成了兩頭大（即中農和貧僱農的土地都多）中間小（上貧農的土地少）。另一個理由是假如光分土地，不分糧食等果實，或是這些果實獲得甚少，按貧苦程度與人口分是對的；要是淸算出相當多的東西，足夠解決貧僱農的困難，同時這些果實又給中農分得甚少。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農民的家務差不多都攤平了；如果再按貧苦程度與人口分土地，豈非是貧苦的人要佔便宜了？因此，我們便沒有聽從領導同志的指示，把蔡家溝淸算出來的土地按人口絕對平均的分配開了。一個月來，在我的思想上，始終認爲這種分法沒有錯。五月十九日，南莊行政村召開工作團會議，在彙報中，我聽見其他四個自然村，分配土地都是先按貧苦程度分開三等，確定每等每口應分地畝，然後按人口分配。彙報完畢，我就把自己不同的意見提出來。當下，有許多人反駁我。綜合起來，他們的理由是這樣的：第一、我們是共產黨員，立場上應該站在貧僱農的立場上，即使貧僱農多分一點土地，也不會侵害中農一樣，發生眼紅思想。第二、按貧苦程度和人口分，貧僱農也並不佔便宜。不管他是舊中農也好，新中農也好，都是積蓄了多年，家畜底稍有根基的，貧僱農是新建立家務，所以貧僱農雖格外多分了些果實，也還趕不上中農，而且差得多。假如不特別照顧貧僱農，就不能扶助他們翻身。這時，有的同志提到我有眼紅貧僱農思想，起初我不能接受，仔細想了一下，確實不錯。這種純按人口平均分配，而不照顧貧苦程度，也是一種富農路綫或富農傾向的分配方法，是光看到這次分配果實，貧僱農得到兩三石糧食，十幾件衣服，許多傢具、樹木，而忘記了他們以前的痛苦。爲了實際體驗這件事，開會回來，特別跑到中農王光世、與僱農白存貞家裏看了一下，白存貞是蔡家溝分果實最多的，各種物資合起來，約合農幣一百幾七萬元左右的東西，但是分果實後，到他的院裏看看，不見一個家畜，進到屋裏，只空空落落擺着三幾個磁甕；炕上鋪的塊席子。王光世也沒有，灰鍋冷灶的。是一個新翻了身的下中農，這次分果實不多，可是他家有三分之一的牛，回到他屋裏，有幾隻鷄，一個狗，窰洞附近擺滿了，還有一頂嶄新的立櫃，十五歲的孩子，已經娶過媳婦，兒女滿前，別是一番氣象。這次觀察，才深深的教育了我。之後，徹底認識了以前看法的錯誤。

農民編唱着響亮的歌謠

歐 堡

中陽五區金羅鎮在淸算奸惡地主胡殿璜、胡安泰的鬥爭中，農民們唱出許多歌謠，以揭露地主，提高與鼓舞群衆鬥爭熱情。農民齊東京在鬥爭大會前，編了兩首揭露地主胡殿璜的歌謠：「三顆圖，剝削人，他把人民剝削淨，他把人民剝削光，十家就有九家鍋兒坐不上。剝削人民下不了來，千千萬萬窮不起你們「三顆圖」，吃的好，初一十五是油饃，三顆圖家吃的是白麵雞肉炒白菜，咱們窮人吃的是糠皮喉苦菜。」

在鬥爭地主胡世泰時，他女人託親戚高家把幾個值錢的包袱向外村移藏，被民兵齊東京、齊臨世發覺後，他們立即編了個歌：「胡安泰婆姨太是能，給家東西要倒騰，高家你家你給上走，民兵上去就抓住手。」一時被扣押送到區政府後，有人又補充了兩句：「抓住手，區裏走，看你灰狗日那裏溜。」當鬥爭惡霸的前夜，群衆中又流傳着富於鼓勵性的短語：「今天淸算三顆圖，群衆團結把他鬥倒。」這些歌謠起了很大的鼓舞推動作用。